

輔仁大學華裔學志叢書系列之九

根據《華裔學志》認識西方漢學家

Meeting Western Sinologists through
the *Monumenta Serica*

Zbigniew Wesolowski (魏思齊) 編輯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根據《華裔學志》認識西方漢學家

Meeting Western Sinologists through the *Monumenta Serica*

/Zbigniew Wesolowski (魏思齊)編輯, 譯者: 江日新 -- 初版, -- 台北

縣新莊市: 輔仁大學出版社, 民100年4月

面: 公分. -- (輔仁大學華裔學志叢書系列: 9)

ISBN 978-986-6221-14-9(平裝)

1. 漢學 2. 中西相遇史 3. 論文集

根據《華裔學志》認識西方漢學家 Meeting Western Sinologists through the *Monumenta Serica*

編輯: Zbigniew Wesolowski (魏思齊)

譯者: 江日新

發行人: 黎建球

出版者: 輔仁大學出版社

地址: 24205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

電話: (02)2905-2227

郵撥帳號: 0152649-7 輔仁大學出版社

印刷者: 至潔有限公司

地址: 10849 臺北市桂林路28-3號二樓

電話: (02)2302-6442

初版一刷: 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

定價: 新台幣500元

ISBN: 978-986-6221-14-9 (平裝)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輔仁大學華裔學志叢書系列之九

編輯：Zbigniew Wesolowski (魏思齊)

譯者：江日新

臺北縣新莊市天主教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

根據《華裔學志》認識西方漢學家
Meeting Western Sinologists through
the *Monumenta Serica*



謹以本書

敬作

爲雷凱神父

六十壽辰

之賀

目錄

輔仁大學華裔學志叢書系列之九

根據《華裔學志》認識西方漢學家

Meeting Western Sinologists through the *Monumenta Serica*

西方漢學家介紹

1) Otto Franke (傅蘭格, 1863-1946)	19
2) John C. Ferguson (福爾森, 1866-1943)	49
3) Wilhelm Schlegel (薛爾格, 1807-1881)	73
4) Berthold Laufer (勞佛, 1879-1949)	79
5) Albert Tafel (1876-1935)	109
6) Alexander von Siedl-Holtz (錫和樂, 1876-1937)	115
7) Franz Xaver Balthas (鮑德生, 1878-1936)	125
8) Paul Pelliot (伯希和, 1878-1945)	131
9) Erich Haerisch (海尼士, 1880-1966)	143
10) Antoine Mostert C.I.C.M. (柏濟達, 1881-1971)	153
11) 沈士士	161
12) J.J.L. Duyvendak (戴德生)	167
13) Erwin Roussille (魯雅文)	173
14) Cyril Drummond	199
15) Ernst Schieffelin (謝德士, 1902-1948)	203

編輯：Zbigniew Wesolowski (魏思齊)

譯者：江日新

臺北縣新莊市天主教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

輔仁大學出版社

臺北縣新莊市

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 (2011年)

4 根據《華裔學志》認識西方漢學家

目錄

序篇

- 一、輔仁大學董事長 劉總主教 導言 9
- 二、輔仁大學校長 黎建球 序 11
- 三、編者導論 Zbigniew Wesolowski (魏思齊) 13

西方漢學家介紹

- 1) Otto Franke (傅蘭格, 1863-1946) 19
- 2) John C. Ferguson (福開森, 1866-1945) 49
- 3) Wilhelm Schmidt, S.V.D. (施密特, 1868-1954) 73
- 4) Berthold Laufer (勞費爾, 1874-1934) 79
- 5) Albert Tafel (1876-1935) 109
- 6) Alexander von Staël-Holstein (鋼和泰, 1876-1937) 115
- 7) Franz Xaver Biallas (鮑潤生, 1878-1936) 125
- 8) Paul Pelliot (伯希和, 1878-1945) 131
- 9) Erich Haenisch (海尼士, 1880-1966) 143
- 10) Antoine Mostaert C.I.C.M. (田清波, 1881-1971) 153
- 11) 沈兼士 (Shen Chien-shih, 1887-1947) 161
- 12) J.J.L. Duyvendak (戴聞達, 1889-1954) 167
- 13) Erwin Rousselle (魯雅文, 1890-1949) 173
- 14) 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 (1894-1945) 199
- 15) Ernst Schierlitz (謝禮士, 1902-1940) 203

16) Eugen Feifel (范佛, 1902-1999)	209
17) Rudolph Loewenthal (羅文達, 1904-1996)	225
18) Joseph van Hecken, C.I.C.M. (賀歌南, 1905-1988)	265
19) Hellmut Wilhelm (衛德明, 1905-1990)	297
20) Wolfram Eberhard (艾伯華, 1909-1989)	313
21) Richard C. Rudolph (1909-2003)	317
22) Achilles Fang (方志滂, 1910-1995)	343
23) Gerhard Schreiber S.V.D. (1911-1972)	357
24) Henry Serruys, C.I.C.M. (司律思, 1911-1983)	361
25) Paul L.-M. Serruys, C.I.C.M. (司禮義, 1912-1999)	431
26) Heinrich Busch (卜恩禮, 1912-2002)	451
27) Wolfgang Franke (傅吾康, 1912-2007)	479
28) Albert Chan, S.J. (陳倫緒, 1915-2005)	489
29) Janusz Chmielewski (1916-1998)	497
30) Paul B. Denlinger (1921-1989)	503
31) Harrie Vanderstappen, S.V.D (斯德本, 1921-2007)	507
32) Wolfgang Bauer (鮑吾剛, 1930-1997)	527
33) Isabelle Robinet (賀碧來, 1932-2000)	541
34) Julia Ching (秦家懿, 1934-2001)	591

序

輔仁大學董事長

天主教輔仁大學董事會 董事長 劉總主教
 賀《根據〈華裔學志〉認識西方漢學家》出版

西方漢學已有400多年的歷史，回顧其過程與追求其精神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自16世紀中葉始，歐洲天主教傳教士，尤其是耶穌會傳教士東來，而形成了一股傳教熱，客觀上講，當時基督宗教的傳教活動不僅促進了西學傳入中國，而且也增進了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理解，而形成了歐洲漢學研究的雛形。關於西方漢學的分期，一定會有不同的觀點，大陸學者張西平認為應分為三個時期：「前漢學時期」，「傳教士漢學時期」及3)「專業漢學時期」。

序篇

此次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 (Monumenta Sinological Research Center) 所出版的一書《根據〈華裔學志〉認識西方漢學家》屬於「專業漢學時期」。從介紹的漢學家的生卒年來推，我們很明確地知道這裡所呈現的是著書34位學者的生平傳記(來自《華裔學志》/ Monumenta Sinica) 而描繪19和20世紀的西方漢學研究成就之一部分。

天主教輔仁大學的辦學目標之六為「文化交流，加強中西文化之交流，促進東西兩信仰交談。」從這方面來看，這本書為建立中國與西方之間學術交流的橋樑之一張磚頭。

很值得的是，天主教輔仁大學的「漢學研究」兩傳統有其固定的位置，這在德國聖濟會華裔學志研究所 (das Institut Monumenta Sinica) 及輔大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的出版工作中，即可見一斑。

天主教輔仁大學董事長
 劉振忠 謹識

16) Eugen Feifel (范佛·1902-1999)	209
17) Rodolph Loewenfiel (羅文達·1904-1996)	225
18) Joseph van Hecken, C.I.C.M. (賀敬濤·1905-1988)	265
19) Hellmut Wilhelm (衛德明·1905-1990)	297
20) Wolfram Eberhard (艾伯華·1909-1989)	313
21) Richard C. Rudolph (1909-2003)	317
22) Achilles Fang (方志彤·1910-1995)	343
23) Gerhard Schreiber S.V.D. (1911-1972)	357
24) Henry Semys, C.I.C.M. (司章恩·1911-1983)	361
25) Paul L.-M. Serruys, C.I.C.M. (司禮贊·1913-1998)	431
26) Heinrich Busch (卜思禮·1913-1997)	451
27) Wolfgang Franke (傅晉康·1912-2007)	479
28) Albert Chur, S.J. (陳倫傑·1915-2005)	489
29) Janusz Chmielewski (1916-1998)	497
30) Paul B. Declinger (1921-1989)	505
31) Harris Vanderstegen, S.V.D. (斯德洋·1921-2007)	507
32) Wolfgang Dukat (劉晉福·1930-1997)	527
33) Isabelle Robinet (黃神求·1932-2000)	545
34) Hsin Chung (辛家純·1934-2001)	591

序一

輔仁大學董事長

天主教輔仁大學董事會 董事長 劉總主教 賀《根據〈華裔學志〉認識西方漢學家》出版

西方漢學已有400多年的歷史。回顧其過程與追求其精神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自16世紀中葉始，歐洲天主教傳教士，尤其是耶穌會傳教士東來，而形成了一股傳教熱。客觀上講，當時基督宗教的傳教活動不僅促進了西學傳入中國，而且也增進了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理解，而形成了歐洲漢學研究的雛形。關於西方漢學的發展史，一定會有不同的觀點。大陸學者張西平認為應分為三個發展階段：1)「遊記漢學時期」、2)「傳教士漢學時期」及3)「專業漢學時期」。

此次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 (Monumenta Serica Sinological Research Center) 所出版的一書《根據〈華裔學志〉認識西方漢學家》屬於「專業漢學時期」。從介紹的漢學家的生卒年來看，我們很明確地知道這裡所呈現的是藉著34位學者的生平傳記 (來自《華裔學志》/ *Monumenta Serica*) 而描繪19和20世紀的西方漢學研究成就之一部分。

天主教輔仁大學的辦學目標之六為「文化交流：加強中西文化之交流；促進理性與信仰交談。」從這方面來看，這本書為建立中國與西方之間學術交流的橋樑之一塊磚頭。

很高興的是，天主教輔仁大學的「漢學研究」的傳統有其固定的位置。這在德國聖言會華裔學志研究院 (das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) 及輔大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的出版工作中，即可見一斑。

天主教輔仁大學董事長

劉振忠 謹識

序二

天主教輔仁大學 黎建球校長序

中華文化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，融會了古往今來無數精英俊傑在各個層面的開發與深化，終能造就這博大精深而又兼容並蓄的成就。在漫長的歲月裡，這古老的東方國度，始終是西方世界中神秘而又好奇的迥異文明。於是隨著中西文化的幾度交流，前仆後繼的漢學家們，織就了一幕幕波瀾壯闊的永恆史詩。

由聖言會會士—德國漢學家鮑潤生（F.X. Biallas, 1878-1936）組織發起，1935年創辦於北平輔仁大學的《華裔學志》，也在國際漢學史上立下其不朽的重要地位。對於輔大能夠在國際漢學界探討中華文化的潮流中奉獻心力，身為母校在台復校第一屆大學部校友與現任校長，本人深感與有榮焉！

本次的〈華裔學志〉將以自身為基石，引介曾與本刊有所關聯的國際漢學家。從著名的伯希和（Paul Pelliot, 1878-1945）到曾任北平輔大文學院院長的沈兼士先生，眾多傑出漢學家靡不網羅。這樣的探索甚具歷史意義與價值，不僅讓世人重新認知這些優秀而傑出的漢學家，也突顯了《華裔學志》在漢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。

今年適逢輔仁在台復校50周年，在這值得紀念的時刻，本刊之印行除緬懷過往諸賢之卓越貢獻，也象徵著未來本校承先啟後，任重道遠的歷史定位，更是吾人見賢思齊、戮力向前的重大動力！謹此為序！

台大中文系 系友林文郎

各立清對英辭通雅來今古丁會編，史國印又應平千正商具小文華中
是書訂，說與尚書並釋經又而致制大新設為產地特，此與與通商而商種
文是歐的亦預又而演轉中界世西學推由，更論代東的涉古聖，既戶數的
真基一丁拉斷，門宗學而的繼委小節，高交與聖物小文西中皆繼委付。伊
：禮史與次均關註廣

由發言會士一德國漢學家胡適之 (F. H. Hsu 1878-1938) 胡適之
下，1932年創辦的「北平輔仁大學的《華裔學志》」，也在國際漢學史上立
其不朽的重要地位。對於輔仁大學在國際漢學界探討中華文化的領域中
費心力，其時校長在台北復校第一屆大學部校友會致詞時說：「本系漢學
界第一」

這本本的《華裔學志》將以自身為基礎，引介與本系所有相關的國際
漢學家，從著名的白希利 (Paul Pelliot, 1878-1945) 到曾任北平輔仁大學
的沈士士先生，取各樣出類拔萃家藏不絕羅，這輩的傑出學界巨匠文章
能贊成，不讓世人重新認識這些被遺棄而傑出的漢學家，也取關了《華裔
學志》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。

「北平輔仁大學在台北復校50周年，正值復校50周年，本刊之由行將
而將出版之《華裔學志》之出版，其意義甚大，其意義甚大，其意義甚大，其
地位，更甚於人言可畏，其地位更甚於人言可畏，其地位更甚於人言可畏，其

序三

編者導論

此次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提供給讀者《根據〈華裔學志〉認識西方漢學家》（*Meeting Western Sinologists through the Monumenta Serica*）一書，打算以中文為媒介，重新呈現《華裔學志》於1935-2007年間刊登漢學家訃聞的豐盛知識。排版順序是根據漢學家的出生之年份，同樣的出生年份，以較早去世的為先。嫻熟西方漢學史及漢學家的人，一過目此書的目錄，就會發現令人驚訝的現象。為什麼當中有如 Wilhelm Schmidt（施密特，1868-1954）這些不是漢學家的人。其實 Wilhelm Schmidt 不是漢學家，而是有名的民族學家、語言學家和宗教史學家。主要的理由在於他是聖言會神父，而《華裔學志》是由聖言會所出版的。所以那麼偉大的學者逝世時，他的訃聞無庸置疑地也被列於《華裔學志》內。¹

此外，在所謂「西方漢學家」中，²我們發現不少中國人。原因是因為他們住在西方（除沈兼士之外），並用英文為媒介來呈現對中國的知識，他們就算是「西方的」。

其實透過介紹漢學家，我們會產生根本的問題：漢學家是誰？何謂漢學家？而這問題取決於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，即何謂「漢學」？³對此，我們需先對「漢學」概念做一些說明。一個學術領域的科學性或學術性之標準，在於以下幾個方面：1. 研究對象；2. 研究方法；3. 理性上的可信度；

¹ 其實 Wilhelm Schmidt 為了增添《華裔學志》第一冊（1935-1936）的份量，就特地寫作一篇文章：“The Oldest Culture-Circles in Asia”（亞洲最古老之文化圈：頁1-16）。

² 參閱傅偉勳、周陽山主編，《西方思想家論中國》，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93。

³ 參閱 Hans Kuijper 的 “Is Sinology a Science?”（漢學是否為科學？）一文，收錄於 *China Report (New Delhi)* 36 (2000) 3, 頁 331-354。

4. 術語層面（專業名詞/專用名詞和判斷/命題）；5. 相關學科領域中的內容整體（系統）。⁴

在研究對象方面可分兩個部分：1. 實質對象（具體對象），2. 形式對象（即研究的「立場」、「立足點」、「觀點」、「角度」或「視野」）。漢學研究之實質對象為中國文化及其所有面向。此研究對象本身很廣，包括漢族生活之所有層面（如生活環境、物質生活、社會生活、政治生活、心理生活、思想、藝術、倫理生活、宗教信仰生活等精神生活）。漢學之形式對象來自學者對所研究之問題的態度和觀點，如此我們可以有哲學的、歷史的、社會學的、心理學的立場。這樣，漢學就趨向於成一種「交叉科學」。⁵

研究方法是科學性或學術性的核心問題。漢學屬於人文科學領域，所以傳統的、古典的或以前的漢學重點在於：以實際的中文知識為基礎進行研究。這樣的漢學範圍較狹隘，為一種中文的語文學，並運用語文學之方法進行研究。不過，漢學作為一種「交叉科學」，也運用社會學、歷史學、人類學、政治學等學科之方法。所以在方法向度上，更可以體會到，作為「區域研究」（area studies）的漢學（即：中國研究/Chinese Studies⁶）⁷與西方學術界的專業學科領域之間的張力關係。*Journal of Asian*

⁴ 關於漢學的學術性問題，請參閱Hans Kuijper的〈對中國研究的批判性分析〉，載於林志明/Zbigniew Wesołowski 魏思齊（編輯），《輔仁大學第二屆漢學國際研討會「其言曲而中：漢學作為對西方的新詮釋—法國的貢獻」（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五、六日[星期五、六]）論文集/Actes du colloque: Deux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l'Université Fu Jen. Le detour et l'accès : la sinologie en tant que nouvelle herméneutique pour l'Occident – la contribution française (Vendredi 5 et Samedi 6 novembre 2004)》，台北縣新莊市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頁361-405。

⁵ 請參閱杜維明，〈1.漢學、中國學與儒學〉，載於杜維明（紀錄整理：周勤），《十年機緣待儒學：東亞價值再評價》，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(China) 1999, 1-33頁。

⁶ 我們也有「China Studies」的說法。這個最近流行的語詞好像是「中國學」一詞彙的劣譯。

⁷ 這牽涉到「Contemporary China」（當代中國）現象與「Area Studies」（區域研究）的問題意識。參閱Yves Viltard的論文“The Birth of ‘Contemporary China’ in the United States: The Archaeology of an American Sinological Determination”（「當代中國」的延伸在美國：美國漢學決定性之來龍去脈），載於*China Perspectives*（中國視角），25(1999)，60頁。而在中國研究（Chinese Studies）的歷史部分有一種任意性的分野：「traditional China」（傳統中國）、「modern China」（近代中國）與「contemporary China」（當代中國）。「Contemporary China」意謂著自1949年至今；「modern China」主要意指1850

Studies (亞洲研究期刊) 曾在1964年 (23.4) 及其後多次就學術之區域研究和專業學科領域之關係進行討論。⁸此論戰至今沒有終結，其實也尚未結束。從方法論來看，漢學要提升研究方法方面的問題意識與敏銳度。自歷史脈絡來看，因為現代科學精神或學術研究方法來自西方，所以，漢學要注意在中國傳統中是否有其獨特的思想或研究方法之模式。另外，還有與以上議題相關的基本問題：即在西方科學或學術方法論之外，是否有其他選擇？此問題跟理性上的可信度也有密切關係；有關漢學方面的術語或專業名詞，其大部分來自無法準確將其翻譯為西方文字的詞語，譬如，「義」、「道」或「心」。所以，用拼音來表達它，也是在漢學歷史脈絡中從開始幾乎被認為是較妥當的方法。

西方漢學家到底是怎麼樣的人，其人格特質是什麼，我們可透過閱讀本書會有一種相關感受，不過每一個西方的中國學者有其獨特的一面。在歐洲小說中，已經有「漢學家」作主角。在Elias Canetti (埃利亞斯·卡內提，1905-1994)⁹的長篇小說*Die Blendung* (迷惘，1935年) 中，有主角名叫Peter Kien (彼得·基恩) 作為「世界第一漢學家」(德文：「der größte lebende Sinologe」) 及藏書者(藏書癖者)。在他的學術成就與藏書癖的背景上，他的精神錯亂慢慢地發作了，到最後他焚書與自焚而亡。¹⁰其實，收藏中文書籍本來為所謂西方「古典」漢學家的嗜好。除外，熱誠的漢學家必須與「中文」(文言) 結緣，而這將會是個永無止境的故事。¹¹

年代至1950年代(即中國與西方衝突[鴉片戰爭]至共產黨於中國之興)，而「traditional China」代表1850年代之前的中國。無論我們如何去判斷此歷史分野的任意性，它明確地開始表現出漢學(傳統中國)與中國研究(近代與當代中國的研究)分裂。另外，我們可以發現「contemporary China」作為對中國自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之轉喻。「Contemporary China」此名稱及其所代表的內容是在1958年至1960年間，成為一種流行的課題，在此論述中出現了較普遍的問題意識——即專業化(專業知識)之認識論上的問題。

⁸ Bernhard Fuchrer (傅熊)，〈對歐洲漢學研究現況的省思〉，載於魏思齊編輯《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：以「華裔學志」為例》，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、二十七日、論文集》、台北縣新莊市：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年，134頁及141-142。

⁹ 卡內提是出生於保加利亞，以德語寫作的塞法迪猶太人小說家、評論家和劇作家，198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

¹⁰ 參閱張堯欽的〈漢學家的神話——卡內提《迷惘》主角自我形象的問題〉，載於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，2007年11月，第六十七期，頁195-217。

¹¹ 這方面，西方最偉大的漢學家之一應該是 Bernhard Karlgren (高本漢，1889-1978)，